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二

洪武三年庚戌

三年春正月辛卯朔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往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録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廢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

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邪　按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為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為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我　祖之洪謨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為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

薨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命製四方平定巾　儒

士歐陽佑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送朝仍命宋

濂王禕等續修元史　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

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按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

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

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困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

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三月

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税糧　置秘書監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　夏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

何如耳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詔冊封諸王子爲王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

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遣使齎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耶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强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没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

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并今賫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旣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别設日煃靈位於殿前㢠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置弘文舘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睢稼爲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

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耶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衞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則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

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五月　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按此則元之於宋諸陵蓋自作孽之尤者也胡虜無百年之運豈天定歟哉　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取和陽既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

十五上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
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於功臣廟　著令嚴宮闈
內外出入之禁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
士禮送京師　詔設科取士條格詔曰朕聞成周之
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
有定制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
科待士而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恥與
並進甘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
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
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

勸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夤緣之徒坐以重罪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出陽入沔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忠帥師趨應昌閏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巳殂即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比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

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
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
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
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
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皆會
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
甚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一體改正惟先師孔子及歷代忠臣烈士屬在
人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
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

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

頒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猥擅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爲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

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亂朔漠清寧天寬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艱䩄百姓因元喪亂征發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

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毋不孝故也　遣使往紹興葬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瘗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

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瘞于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秋七月　宋濂王

禕等進續脩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右朱世廉乞還田里從之　宋濂曰昔者唐太宗干戈甫定遂勑房玄齡等撰次晉書人至今傳頌肆惟
皇上大統既正即詔脩元史古今帝王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脩　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
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憲美姿儀有才辯爲人深刻妬忌喜人佞已狥利者多出其門下稍有拂意者輒

以計中傷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爲鷹犬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八月　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　京師及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　辛卯中書省臣奏太原朔州等衞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欲取其稅乎勿徵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

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
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河州衛指揮韋正
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
令綿布及茶輓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
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
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部
頒行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冬十月　朝退雨
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
左右杖之　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

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

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　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詔議賞征討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善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

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
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
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
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
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
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
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
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
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
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

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絶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

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榮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知都督府事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鬭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

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嚴民數給以戸帖　十二月　戸部言陜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擧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凉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編類天下州

郡地里形勢降附始末　以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
祭酒編脩宋濂爲司業　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
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命京都府州縣
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十月朔舉行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
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
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
肉其禍匪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

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中都營建落成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

憲章録卷第二

憲章録卷第三

洪武四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劉基請老賜歸鄉里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　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湯和傅友德等帥師分道伐蜀上諭和等曰朕以明玉珍僻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雖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　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

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壽
勝往陝西繕脩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
以給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
加刪定　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
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詔免
浙江秋糧　詔工部改建楊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
王廟于宿州之墓所　二月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
爲尚書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
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
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三月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於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濤中三甲授東昌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送歸　上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

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
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
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
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
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
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
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
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
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
宣宗 閏三月 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

因謂侍臣曰古之宦竪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
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
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
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
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
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召永豐劉
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復召至便殿
諭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之于曰臣在前
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
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致辭特

賜還山　以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　夏四
月　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湯和克歸州分遣趙庸
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
寨平之和仍次師歸州　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
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貞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
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貞
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
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
助之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

建康或勸之遜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
之至是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
忠臣矣宜立祠祀之　五月　詔勸興禮俗　詔免
江西稅糧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傅友德
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
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上
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
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
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

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　傅友德拔漢州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階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進兵未決及得傅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

川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塘峽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

擊大敗之其將鄧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横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昇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率衆寇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丞劉仁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皆膽破心悸豈能効力若敺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

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湯
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
璧與母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受璧
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
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命吏部尚書詹同禮
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太初
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
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倡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
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
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
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以方克
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榜於通衢諭上愛養元元
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月吉
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
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縣各立
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田者閱二載乃稅丁産科徭
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慎於庶獄月錄目

省不使乂滄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率多奢侈相高浮澡相誘情日肆俗日偷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

之也凱頓首稱善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擄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吶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

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
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借號
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
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
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
淮民為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
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
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

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
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邊左
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
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
厦既傾非一木可支興衰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
金山吶咯出拘留不遣　秋七月　存心録成　上
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
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
毎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

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傅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蹦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無恙遂無鬬志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欵友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降得士馬三萬　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

王珍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
貞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
司定議受降禮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
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
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故元
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
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　大明皇帝撫有四
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
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

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淩上感其意及答班爪卜農陛辭
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旣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旣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知安遠縣　八月　上遣使致書于

劉基問以天象基悉條答大畧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上命付史館 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意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

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是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湯和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閫命乎和等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檻送京

師蜀地悉平　遣佛菻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
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
九月庚戌朔日食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
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
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
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
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
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諸國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

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弊中土朕寔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冬十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十一月　召宋濂爲禮部主事　丙辰冬至祀天于圜丘　上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常曰此弊不

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贓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厲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恠乎其亂亾也我　祖深懲此弊而設犯贓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篇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歟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稽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於國朕既酧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患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十二月　詔賞平蜀將士　追封故大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爲東勝侯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遞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苦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陜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粮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

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寛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士民相見禮儀胡俗跪拜悉禁勿用　徐達還京師

憲章錄卷第四

洪武五年壬子

至八年乙卯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蘇成齎詔往雲南諭梁王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來諭令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高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遣楊載詔諭琉球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

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絕之
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在終必爲寇上曰卿
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
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
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灃州等處洞蠻
常梗化作亂命鄧愈周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
彬出灃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
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月危素卒素字太朴撫之金
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
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脩黃殷誓死節殷竟死

而素爲報國寺僧沮之遂乃以素歸授侍講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按素之在元秉文衡握樞要不但以文藝名且崇尚考亭龜山豫章延平九峯西山之學請諸儒從祀孔廟其規爲氣志不凡矣一失節焉覥顏於元亡之不賀泚顙于東閤之嚴聲竟死含山甘心溝瀆仰視黃礙何霄壤也哉 二月 上召宋濂爲禮部主事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

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飫肥甘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厥職則無負國家永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戶部言四川産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教之車駕臨幸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甲子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孝

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舉于鄉試南宮不利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會　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啟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柘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戊午夏至祭地于方丘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六月 定宦官禁令 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
馮勝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
忠追虜至土剌河虜將哈剌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
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
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
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
葬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禮書
陶凱奏曰句容爲 陛下祖鄉雙瓜連蒂之瑞獨見

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爲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賜民千錢遣之　作鐵榜申戒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秋七月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　周德興等討婺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　冬

十月 上以營中都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

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今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詔徐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　特勑中書今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管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怠於教學者皆論如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

稽考令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徧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宜我　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脩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刻忌寧不爲其誣揑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於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復以宋濂爲太子贊善　遣使與元幼主

書曰朕覩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孝德二生書曰朕覩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

者絶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
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
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
絶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絶二生之家族亦可長
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
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
也或不能狥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
慮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
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於衆朕舉廉興孝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若萬國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鷙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

等神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
還命陸仲亨何文輝代領其衆　上擇舉人年少俊
異者擢爲翰林編脩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
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
迭爲之主寵遇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
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説而知聖賢之旨
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
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罷黜怠政黜爲廣東行省參政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

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閒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　改羣牧監為太僕寺　甲午罷科舉諭中書
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稱
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
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
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
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
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
三月　昭鑒錄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叅行省編輯未成
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脩撰王僎等續脩之

至是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録以頒賜諸
王　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
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
以寛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會計在京
官吏俸級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
六百六十石有奇　夏四月　太僕寺丞梁埜僊帖
木兒言黄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
命重將鎭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税兼行
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元

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初　上定金陵以福壽能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上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衞國公謚忠肅宜仍其舊上是之於是令每歲春秋二仲遣官於廟致祭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寔以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

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
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
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
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
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
月　祖訓録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
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爲序仍命
宋濂序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　徐達遣指揮李
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
機招討殘胡詔可之　秋七月　以胡惟庸爲中書
右丞相陳寧爲右御史大夫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
子正字　以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仍兼賛善濂奉
詔搜葺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
各分賜之　八月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
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
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
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

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弟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

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黄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　詹同等請編日曆

上命宋濂樂韶鳳爲纂修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
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詔禁四
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
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
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須爲天下式　鑄太
和鐘成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侯駕
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冬十月
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
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

月　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閤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黄㬌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來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黄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㬌　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艱得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

種於苑中每耘耔刈穫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閏十一月　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　上親加裁定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十二月　併僧道寺觀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爲尼

姑女冠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衞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鎭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定統理軍政凡鎭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

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命有司脩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三月　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

寬而無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於
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
傚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遥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
首受命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
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
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
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
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
國珍死　夏四月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

大使副使各一員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五月　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

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宋濂序曰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濬同臣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撮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擬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禮部尚書牛諒上進騰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

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先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為未定之書夫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禮乎要
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
矣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同徽之新安人元舉茂
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
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
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　復以詹
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吏部尚書　立皇陵祠祭署以
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
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守之　壬戌淮安侯華
雲龍卒雲龍安豐人年二十謁　上于臨濠命爲帳

前小校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積官進爵淮安侯雲龍動違邦憲日事游燕召還南京卒故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義歷述其過以為人臣之戒云　秋七月　議增國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

其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八月　詔優卹經難兵民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服衮冕行禮奏樂具有儀注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巳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
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
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
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
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
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
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
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
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
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

頒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　禮部太常司奏議祭祀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飲福受胙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著為定儀　上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綺齎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

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剌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孝慈錄成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上之情乎吾已為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遄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為

道途費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
角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
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
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　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
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
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
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
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
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

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
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滁州
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
愈湯和還京

乙卯

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入朝上以濟寧知
府方克勤有善政錫燕儀曹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
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中書省令天
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
舍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
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取上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月　以工部尚書李敏為江西行省叅政　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

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
金天子不耻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
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
脩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
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　詔造大明寶
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
出銅民間皆毁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
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
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

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僉事答祿與權爲翰林脩撰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夏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甲寅欽天監言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

遼東之地勅遣使往北邊諭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

指揮司訃戍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

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

幾辭去尋起爲江淛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

等游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

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淛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旣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旣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鎭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且公言于

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逮獄上勅逮歸弗
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
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乆病令給驛遣使送還
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戴山巾野
服立於江濵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等延入舟中
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嘲舫
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踪跡竟獲
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盖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　遣内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産

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寛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盐闢而民有恒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賜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伯

宗與學士宋訥同脩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横伯宗
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
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
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
南獲騶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　命中書
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
若其王立則世見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禮部奏
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
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　京師大旱
上覩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

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
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内臣行觴上
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
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
醉人乎濂舉觴踧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
至盡上大悦濂面赬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
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
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
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
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

櫛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　上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諭之曰今

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以兵取之

恐勞師費財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

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

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

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

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

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辮髮詐為元使改易制

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雲

常州宜興人仕元爲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
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叅政竟死是命
冬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
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賛善宋濂長史桂壎等從既
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
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泚河得上所賜示濂濂
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
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
流二山間民免昏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
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道中都乃往

溍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　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臣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

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
銅贖罪制可

憲蒞錄卷第四